

集部

至正集卷三十七

元　許有壬　撰

記

兩淮屯田打捕都總管府記

後至元丙子歲十月制以兩淮屯田打捕總管府昉世祖時闢漣海田募民耕以出膳材而總其治比歲疲瘵逃徙武斷隱地常賦用逋其令中書擇人洎同僉宣徽

院事賽音布哈徵括為籍以拯其弊於是中書檄令斷
事官韓庭院俊偕行至則得隱地為頃三千五百三十
四逃亡為户六千七百八十四逋鈔為錠六千五百八
十賽音布哈躬歷其地洞其弊既竣事後條上利病凡
建設源委供輸息耗吏姦民瘼靡不周息大較謂事夥
員少任重秩輕宜增其員精選廉慎常流以列府職用
江淮財賦都府例登正三品以重其職府控提舉司吏
卒無慮數百皆繭絲吾民户為所斃盖三之一宜汰其

半事分隣司府吏屬若所治吏不齒常秩禄且不逮貪肆宜也宜用路州秩吏食以俸人必自惜户役已重有司復科貧逃富困宜籍為三等九甲則賦役可均承平久田野皆闢歲貢鹿麛率遠地買輸四五月至京師車駕幸上京膳庫貯儲坐視蠧敗中原歲輸給用宜聽折收中書紀之四年八月奏可於是府之事率作而興起矣蓋升秩以重其體精選以重其職綱既舉而目自張矣汰冗司去苛暴吏有常秩户有定籍人無重困物無

暴殄民力蘇矣其綱雖五其要使民力得蘇專耕種漁獵供輸之餘有以仰事俯育則人何由而亡賦何由而逋哉世為使奉一事行能盡事斯賢已懦者縮恧悍者豗突貪者攫攘蠹事一也能盡事而又原柢其弊刮劘而振起出於使事之外者不才而能之乎中書知其才奏除為府達嚕噶齊同時選奎章閣供奉學士扎薩克為總管均其任和林倉提舉索諾木為同知僉山東廉訪司事金礪為副總管民匠都總管府經歷哈達默色為

判官校江縣達嚕噶齊布爾罕和爾為經歷湖北廉訪
司蒙古筆且齊長壽為知事蓋楨為照磨行其言也十
二月改頒銀印國制二品印始用銀三品惟内上寺監
等用外則江淮財賦府用之以其隷興聖宮列聖所以
示崇極孝養之意而非他治所敢擬也淮府乃優給之
待之可謂隆矣淮府走書徵記有壬求其故至元十四
年姚演獻漣海荒田一萬一千八百十七頃既定封畛
種者有牛官給種税十四牛種皆官税其半皆復其家

水陸取禽魚以供玉食立府以率其屬屬分其治視歲豐歉而登降其入焉廿二年併揚州打捕總管府入兩淮府廿六年增徐邳屯田八百頃府隷宣徽院歲入粳有白赤精鑿若雜䅘珠粉餠材麻菽薑濡槁脣藳腒腊脯服修皮革之屬屬鉅萬計他錢又不下五萬定其任亦重矣哉國家立法未始不欲其百世無弊而不能不弊者勢使然也法一弊人則捄之猶舟之不能不或滯於淺車之不能不或柅於塗也善操御者亦使之行而

已至於人病已革必求明醫付之茍非其人祇速其斃古人所以慎改作也明者知病所在投以良劑未有不愈者也淮府其明驗歟昔有進不由道而蠹其政者朝廷懲之精選而得諸君諸君之膺是選其亦益慎其守哉昔之法弊矣從而變之奉盈執玉則在諸君焉勿使後之人又有所變而凡後之人一守此誠俾永無墜此府之有待於記也於是乎書

彰德路儒學營修記

彰德路儒學正燕九萬學録許中行貽書有壬曰九萬輩非材其何以承學事主領敦勸郡大夫是頼歲丁丑秋監郡苟公以上丁祀近獻官行事待次有幕而茲薄帷裀几榻之需歲假於市不乾沒則褫敗之人用怨讟大非所以事神也乃命錄事任允中董役作屋不浹日而東西建各五間祀永有次人永無撓矣明年五月又以廟門木朽不任啓閉仍命任允中撤而一新書閣之欹者正之周垣之缺者完之廟宫重嚴士民改觀六

月總管杜公始殿謁而塗墍剥落容光穿漏亟命安陽縣尹趙時敏塡其罅圬其墜尚懼不密復作承塵為板凡四百方士子安昔之亂異今之壓不敢小而畧也敢請有壬聞而喜曰善有小乎暴其小不益進其大者乎國制有司主學風紀勵其怠而天下主者視為切已一弊必修一墜必舉者有幾茂教典習故常身雖至而目不一顧者衆矣二公之善非小也善非小也而其大者可不力哉詩人頌魯僖公能修泮宮蓋嘗三復其辭以

意逆志而竊有說焉其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詩人因其能修泮宮而頌之不言其修而拳拳於德者其亦有深意乎敬明克明則上之人以身為教而進修之功至矣推以覺人人人是效而多士則又克廣是心無所不至皆去其舊染之汚矣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備是哉泮水諸侯之學也今列郡之學是已學之學者皆學孔子者也

孔子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而見之詩書易春秋者皆學者所當致力可階而升者也泮水之詩明德之要其當致力之先者乎上以是為教則僖公不專美矣下以是為學非魯之多士乎不是之求而或詞華之是訓功力之是趨作為以干譽緣飾以適徑則雖高其閈閎廣舍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也宋則忠獻韓公興設有成金季兵燬國初興修尋復隳圮至元六年己巳總管王遵重建繼之營修者時有人焉惜其不得燕九萬葦揚之

也荀公名凱霖西域人杜公名德遠定興人二公之有志於學士之歸美其上可書也書頌也頌無規可乎其益進其大者哉

澤州高平縣河西里廟學記

在昔盛時由國都以及鄉黨無不有學陶冶一世而納斯民於至善之域其治隆俗美以是哉斯政不修聲教有限惟澤晋城當宋文明之極而不知學明道先生之為令也鄉為立教擇秀子弟聚而教之督礪誘進學者

日盛厥後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隣邑漸被學校大興金源百年平陽士遂甲諸道而澤又甲平陽先生之澤至矣乎高平於晉陽寔接壤曰河西里舊有廟學歲久為墟大德辛丑里人張君汝明倡復舊規先聖有殿二程有祠師生有舍墾荒地四百畆供祭養士君出仕攘於豪右訟而復之敵㑀當路入之邑庠假其名不可奪而實快其私也君自鄠移訴轉達并憲躬辯於庭憲議邑庠既廩著籍有素河西里無田則無以為學

與其剥無以益有孰若兩有之為善且廣學有制此敢
廢乎遂决以歸君宰邑判州凡三代歸越七年而田始
盡復始末一紀而經葺訖工於是標疆畔嚴簿籍强暴
無得而覬覦祭有供士有養矣謁文刻石以識其故賢
哉張君之用心也世有當為而不為者有可為而不為
者當為職也而不為之矧非其職者乎可為義也遇則
為之人巳奚擇而人每難之至為不義則又若易若河
西里非一人張君奮出卒復其舊是豈職之當為責之

使為者乎有壬嘉其義而考其俗因有感焉世遠教弛俗善賽祈至假學宮以祭非其鬼瀆莫甚焉用是告其鄉之人曰明道先生繼孟氏宗主斯文其教澤人孝弟忠信之事人道也今學修師立知所以事人則知所以事鬼矣妖誕雜揉之事委巷不為况陳於堂堂南面之陛乎若夫應書登科非儒大端亦教之一效耳效雖在是而有不在是者焉先生蓋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訓矣或者矯激過高而使人過於偏採摭混殽而使人

安於陋非先生教人之道也學者其慎思之異時出才超軼盛宋張君之善因附以不朽則是學為不虚設矣

彰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邇大郡小邑枝疏脉貫際天所覆猶一人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格梁濟荒陋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則身為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若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巡行而察其廢修此朝廷著令示為政之

先務也彰德實古相河亶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世
有廢興邑有改徙而山川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塗之
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為路路則今制而名則昉
自石晉宋若今皆因之郡直孔道駟傳扉屨歷涉尤劇
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橫駃悍
滅防嚙涘蕩然四溢官舟濟人而要需阻尼上曝下淖
負挈奔渡擠排蹴踢斠漏中流惴惴及溺水涸作橋因
肆掊斂聚良用惡薄覆弱揩行者杌棿莫不股慄歲一

修折民大有輸締搆之用百才一二蠹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茍公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余既從史之且語之曰果成予為若記俄陞路達嚕噶齊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蒞事首號於庭曰洹橋病民耄倪共知為永逸計非石不可且嘗請諸冬官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溫繼至而同知阿拉判官穆爾沁暨幕屬諸君莫不恊恭賛畫乃相舊渡沙深水

潤柢難為植疏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磑廢渠土
性堅良面勢惟允基是締搆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
先幾年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蔀物出莫不躍然以
喜地為天寧寺業世不可仟也乃召其徒以其法語之
曰佛以慈航濟渡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若葺為之
且聞有所謂八福田者而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
葺宜為之況而地乎惟其力之有不及也其亦難強於
而哉誠捐此地吾有司自為之福田利益其肇基於若

乎師徒聞之聚而謀曰是誠吾徒之當為而不能為有為者出尺寸地尚可蘄乎相與署券入官約久不畔既得地以府帑贏息募工搆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琢輸輓費勞實煩得石水治近而易致蓋昔非産地也甓灰鐵鋌靡不具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實集其材復董其役恪共朝夕用底於成經始丁丑二月凡四閱月而建其陋未廣而淺未濬卑未陻而防未堅者明年始克訖功其長亘十五尋碇基於淵兩端礙岸中作

三墩折水為四而鋭刃其西以𭩛水怒四環順列一脊窮起植闌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凡材假於民直有未歸者馮公入為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乃共發帑恚酬之予得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成國家之福民庶之力予適歸而身履之昔之言今其酬哉予亦昔之冬履危而夏冐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為也况有言可食乎天下之事成於有志一倡孑然而出儲無宿舂植一標於荆榛丸礫之場而萬間金碧不日突起矣

天下之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為之孰有僭天子之爵操得致之柄而反不彼若哉愚者不能黠者不為也其或勵志率作而同僚嫉之上官撓之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不顧流議而勇於必為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王三守相凡渠水之利莫不修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蓋不可作也殊不知古人蓋亦有不及為而後人為之者未聞古人事事盡為而後人無一可為者也昔杜預啓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為

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譁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既為記之又採輿人謠為之頌曰

洹水溉溉載伏載流始於濫觴俄而勝舟胡為悍肆奔騰喧豗揚於驚濤激於堆埼伻馳孔殷商途攸出乘危將墜濟險慮覆歲扭日偷安斯匪今孰急其病而疚其

心豈無徒杠亦有輿梁朘民之膏視為故常膏朘靡恤事功奚益枯株槁壤載胥及溺乃有長人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復同浮言譊譊謂古有賢而不此作豈昧於前我不爾咎爾亦匪誣利病誠切孰興孰除千夫運斤山石為竭魯不逾時横空巘嶭鱗集櫛比堅猶璺玉蜿蜿龍卧岧岧雲矗昔也江海而今堂閨傴僂絡繹晝提夜攜凡今之人盍究所適旦播未周夕求其實有為遠慮人即迂之惟略近效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

成水厭横流峅虞善崩洹水溦溦頌聲洋洋百世而下
於戲不忘

至正集卷三十七

至正集卷三十八

元 許有壬 撰

記

扎拉爾公祠堂記

延祐丁巳制贈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扎拉爾公奉國上將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東平郡公謚桓肅子安僧立祠東阿黄山走書諗有

壬曰先公塋有兆祭有家别業有祠又用鄉人意而永吾孝思焉子熟我家記其勿辭按桓肅公諱呼嚕固圖伯祖穆呼哩開國有大功略地中原首降東平封太師國王祖達蘇封東阿郡王考圖們岱嗣封公夙著才識世祖命攻蜀嘉定諸城降之賜金符再統蒙古軍五校萬人至元五年召歸擢監本屬兄扎爾呼征南萬户戰歿丞相巴延奏公襲其職征未下州郡鎮維揚十五年以昭勇大將軍兼揚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官制分遂

復舊職進昭毅大將軍又進昭武浙東楊震龍冠擾公
討之賊聞風降監真定河南上萬戸兒子舒溫真長慨
然歸之行臺薦其行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不為
苛刻按部肅然八番部雜民夷時時弄兵元貞初選公
為宣慰使都元帥鎮國上將軍建議立葛蠻宣撫司招
徠之錫布喇台乞即落東等畨恃險怙終躬平之部落
歸者三千戸設教條明戒賞俄龍平連思婁浴暮梅求
那諸夷咨願受約束明年蠻酋羅陳羅何羅龐部其民

五十户降公領其酋入覲成宗大喜賜金織衣且官其酋大德二年移廣西兩江道猺獠柔梗不常靖以一之戮稔惡者易奚晚高仙道遂深入左右江溪洞經畫明年地州守羅光殿今羅伯牛天州守羅仲顯各率所部降者三萬四千户司憲薦最七年以輔國上將軍移浙東道為政益務寛簡有古長人之風焉八年丁太夫人憂歸東阿十年正月六日以疾終年六十葬柯亭之原子四人長佛寳東平郡太夫人邢氏出寧國路總管卒

次阿勒坦布哈早世次安僧寧國母弟歷八番淮東福建三道宣慰使秩通奉大夫次博囉東平郡太夫人黄氏出令兵部尚書秩嘉議大夫惟扎拉爾氏功烈在世葢與國相久長而王封魯疆習禮義之化子孫華學世濟其美百年涵濡於是鄉其土而家其俗矣其流風厚德人不能忘且將祭之於社况其子孫乎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禮壊教弛王珪之賢且為執法所糾宋文之盛文潞公始倡衆為之則知世之陷於簡其先者多矣

士大夫家力不及者有之殖第產不及其先者何哉世有篤於親者君子與之廟制之不存文末之從違有不校也通奉公本之於孝而無違揆之於禮而不悖揭先烈之休埀後昆之訓俾遠者不忘而來者可繼是維世澤深長子孫之賢輩出亦詩書講貫之力有以導其至也既記之且為之詩俾歲時歌以祭焉其辭曰

東平王弟王東阿歷世斗印纍紫緺有孫繼出揮金戈祖訓豈曰予戰多結髮攻蜀何番番勁氣已欲推岷峨

廣陵新國撫札瘥我但以德相漸磨兵不敢肆民為歌
世操憲綱事網羅行其無事誰犯科獠夷彼自深其窠
昔年將者猶用囮一誠格之術靡他鬼域係頸來逶迤
三為潘鎮鬢已皤眼中富貴浮雲過哭母涕泪方滂沱
一身遽逐東逝波諸郎金犀鳴珮珂玉樹晃朗交枝柯
歲時蒸嘗鵠至和奕世熾昌理不磨要見帶礪如山河

胡氏塋門記

泰定戊辰春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

郡侯安陽胡公卒子彛卜地郡西北孝明原併遷祖考妣為新塋三年安定郡夫人王氏祔彛廬墓三年護封樹躬濯溉矻矻營治黨囿㧫手胼足惟凡喪始一跡城頤惟兆域演迤宏廓匪大厥閎昌稱山形迺求木咨土作門塋中兩柱屹立負重若山穴石容柢剞地深入俯搘四石皆壕餘二尋百夫挽絙梓人運機疲力竭智始克麗柱鑿弗施華采溢出輪奐暈跂中實堅朴涉二年而發焉東西之廣五尋南北之深三分廣之二而高

視其廣又加尋焉有壬先塋洹水陽去僅千步嘗揭原四矚于胥斯原西挹太行倉翠插天突兀綿延絺雲繪烟右挾連岡復屏其前而洹水鉤帶乃於其北新雨壓空山川亢爽巖姿林樾晻曖奇變亦妥靈之勝地也繚以周垣扃鐍無施限防虧疏樵牧是虞則有覺之楹不容不度也昔翰林公懿行培積固宜高其門若于公之必於天者彛由工部侍郎擢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今起為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未逾月改户

部尚書天與善胳合矣而一門之作不於其家於其塋豐其親儉其身也詩有迺立皐門皐門有抗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言高而嚴正蓋諸侯之門也卿大夫宮室制度藐無可考況門乎況垗墓乎然聖人取綿列雅豈不以得為而為可法後世乎人子報親心罔不至故不得無財皆不可為悅在制不借力復可為而不為謂孝可乎尚書孝門有無不與焉而其心以為不若是不足以致其尊崇嚴事之誠也視富貴自恣委垗園於荊草榛

豢而華屋麗服豐其身儉其親者不有間乎有壬於尚書世契也識其成匪頌斯箴嗟後之人伊尚書是程弗希而增惟恪而承節彼西山若塋斯固嗟嗟後人爾尚知前人之艱

壽慶堂記

廬陵孫義方僑鄂搆堂扁壽慶奉母請書若記予聞義方孝故樂道之夫人子愛親之心萃古今之辨未足以喻其至故凡極天下之物者不過甘旨輕煖口體之養

爾蓋有極天下之美人之所甚欲者焉極天下之美人之所甚欲者而吾得之則人子之心亦可以少慰矣箕疇五福壽居其首人無知愚所共欲者也一觴相接必用是祝況子之於親乎然天下之人欲其親者雖同而人之得於天者則異有賢子孫富貴而壽考者固盡美矣有賢子孫富貴而無壽以享者可勝道哉況有富貴得不以道使白首煓煓有官婢之恐則壽雖期頤何益焉義方之先有碩儒高祖履齋先生尤為周益公禮遇

義方業詩書不墜其世毋歐陽年八十有六聰明康健得於天者可謂豐矣雖榮不九等之列養不三釜之祿而其為榮為養有世之高九等過三釜所不及者其為慶也舉天下之美茂以加矣然則壽之為慶顧子孫賢不肖何如貴賤貧富不與也聖朝敦老老之政求忠臣孝子之門孫氏世有潛德餘慶所鍾將有不能逊者矣斯堂之扁不獨為今日之壽而已也孫氏子孫其念之

馮氏書堂記

君子為善窮則獨達則兼獨若隘不得已也兼則同於人聖人之心也地有不同亦安所遇爾士有不至於窮而亦未至於達者其在二者之間乎使善足及人而心足自愜抑亦適於獨善也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夫分人以財有時而匱則亦小惠爾教人以善利益無窮豈解衣推食所能彷彿萬一哉許下馮夢周士可買書千卷搆堂蓄之以待里之不能有書者為之約曰凡假者恣所取記其名若書目讀覺則歸

而銷其籍損者不責償不歸者遂與之以激其後缺者隨補之士可之言曰夢周幼失怙育於兄早從鉛槧就令自力於學而近貧禄仕沐膠不可解也兹欲懲吾盲而欲人人之察秋毫也懲吾聵而欲人人之聞蟻鬪也不有教之恐里之不悉而約之或渝也嗟夫事有用力小而及人大者人每委於不知而知者安於不為士可此舉可謂忠矣其及人之善庸有既乎昔王充閲市遂通衆流李邕假直秘書而為名家古人困於無書而自

力如此豈有具而待之者邪士生非通都大邑富者書不皆有況貧者乎美才在所不乏坐是困厄在士可里者何其幸歟且假粟帛者旣靡弊矣營而歸之勞且費也書則不然淺而擷其華以為文章深而酌其源以蓄道徳舉其帙而歸之固無恙也里之士豈有憚而不假者乎士可歷官八品辟湖廣省掾他日位通顯其為善不又有大於是者乎兄士啟令湖南宣慰副使觀其志母壙述家譜人可知已他日里之士踆踆輩出不愧二

難其亦知所自乎

記選目

吏部治銓政而總於中書從七品下迄從九品聽部擬注正七品上則中書自除然覈其功過覆其秩禄定其黜陟必具於部而後登於省彙具為籍牢相具坐始共論校歲一或再而不必具時部則月為一銓御史審可乃合其僚而擬注焉謄上中書執政一二人暨參議左司覆聽都堂地之遠邇秩之高下用之從違按其籍而

校聽之少戾則駁使復擬其皆合也執政於手牘人署曰准乃入奏奏可而後出命焉底留掌故手牘則歸於私家此銓除故常大較也劉嗛光遠兩捷鄉闈職校漢陽掾行省始入八品流内銓其調湖廣行省理問知事也余適承乏執政獲與覆聽焉尋常手牘率為廢紙光遠得一紙共四人而光遠在焉蓋余季弟可行得之廢紙以貽光遠光遠得之喜請曰此公署於都堂者不肖名適與存苟著其故將遺子孫嗟夫天下之大才不乏之

也年勞格行皆困於吏部而又有幸不幸焉彼三人者因光遠遂表而出山林之士弁於時者多矣幾何而能若三人之幸者哉其有不當廢而廢者幾何而能若片楮之復出哉光遠業行日修登崇伊始雖覆金甌亦儒者分内事況名在八品乎余待罪最久棄者不能取廢者不能起讀讀循故常守廢紙猶望其自幸其可恥哉因手牘而重有感又以勵光遠云

廖氏園亭記

予查聞淥江廖為右族莫徵其實同年楊全州廷鎮亦居淥相從游衡山舟中語廖始悉且諗予曰廖有奉先堂虞侍講伯生為記而記其世綵堂者則吾同年歐陽侍講原功也其園亭之勝實冠一州表其勝則有待於吾子焉予惟廷鎮文軌虞歐居且與廖同里其誰宜為辭不獲即聞諸廷鎮者述其概廖世積善曰應龍雲祥甫國初為宜山縣簿尉棄之歸力於行義多子而耆年幼子興元字晉福克世其業規郭西之山為園亭年甫

四十而卒二子麟孫驥孫嗣葺有加精舍曰淥西庋書籍也亭曰青山淥水之間者據其勝也曰山間四時者著其備也曰秀野者得其廣也曰流觴曰梯雲曰翼然者紀其用而表其高出也泉出山峽貫其中潴而為磵潴而為池花卉風物之芳潤泉實為之淥之治為醴陵始邑也户繁而淥居淥水之陽淥水東来環州而北西山峙其右盖一州之勝萃於西山而西山之勝萃於廖氏園亭此其大較也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為詳

是記不幾喻日以鉦而或以聲為曰哉然未見者地也可見者理也宜山位不究施者達官不及晉福天不引年有子繼志為善之徵不亦顯哉予因有以告二子焉園亭游息地也而精舍有書可藏修焉張弛有時我學用昌擴父祖之善而充之嗣葺之大不在玆乎園亭不葺而葺矣苟為景物役而一於游掉架觀美手不一觸則園亭葺而不葺矣麟孫字彦時驥孫字彦良彦時彦良其亦有起於吾言矣

善餘堂記

松江儒學教授張景山宋文定公十一世孫也南渡為荼陵人其大父名堂善餘俾有壬擴其說以勵其後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說者謂天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者所積者善而福慶及於子孫然必積累而至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洪河長江滔滔蕩蕩輸委不竭儲者厚來者遠故及者無窮潢汙溝澮自給不足尚何望其遠及哉文定公一代偉人治獄多所全宥子孫世

世有聞也子孫有聞非富貴之謂也富貴得不以道重而把族輕而辱先謂有後可乎自白衣而詩書之訓不息使人目之曰某也某賢之後也謂無後可乎景山博學有文章嘗為儒學正武昌力舉其廢及格擢松江不赴館閣知其賢薦為湖廣儒學副提舉中書報可而晝於新格性孤潔一飯食不苟精軒岐之學有懇者風雨寒暑赴之貧糈不入於心世之及人切者莫若醫明者或失之貪否則負藝偃蹇不屑貧下明而不貪且能救

人之急乎獨見景山耳故樂為之記而又為之竭其説焉餘有二義饒裕也殘賸也饒裕則文定之見於今日是也殘賸則所為有限用之隨盡矣昔文定公為良相活天下景山以儒為良醫活人相為終始善餘流慶又將權輿於今日景山併以語而族使皆為善如景山以充善餘之餘勿使人以鐵爐步志見詬則善矣

至正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至正集卷三十九至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臣戴　高

至正集卷三十九

元 許有壬 撰

記

靜庵記

中臺總憲分二臺西南而錯置廿二道於天下其任若地莫不重也道之置直行省者六直宣慰者七直路府者九而鎮有宗藩者四宣慰下皆按部省則抗矣加事

大藩則任若地益重矣有抗有事惟滇與鄂爾滇遐裔而治聽稍簡鄂據山川之重當荆蜀之會人俗慓悍司憲繩糾尤難其人高昌相閣實理世榮由奎章閣學士長憲湖南尋移湖北任若地益重人方覾其設施而乃不専威刑不煩文詆治其内而外自化行乎上而下不犯不知任若地之益重於前也燕坐有室顔曰静庵請記其名静之為義淵矣乎寂然不動者其體也無極未判不見兆朕而萬化出焉故冬不閉藏則無以遂三時

之生成夜不晦冥則無以發平旦之清明專而後直翕而後闢持之以敬養之以無欲則酬酢事變泛應而曲當矣一接於欲能不撓乎撓而不已則去道遠矣富貴利達之鬭於中聲色貨殖之眩于前鬭而能以義勝眩而能以理遣者鮮矣善乎周子之言曰無欲則靜此入德之要也且事物之來紛糾膠擾白黑短長曲直之未形衆喙嘽噪簧鼓于其側萬狀顯晦鬼眛乎其前耳目不為之變心志不為之掉者幾何人哉當是時也存乎

吾者湛然虛明猶止水不波鬚眉可燭路雖千歧而惟正是適棼雖萬緒而惟一可理靜之功亦至矣乎故曰不能靜者不能動惟靜者而後能動也世榮早歷華貫在奎章予實同官尤悉其賢當廿二道最重之任而行其所無事其有得於靜者乎推此道也鈞軸機務之繁皆有以應之況一道乎管子曰靜而能制動靜而制動管仲猶能為之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樂善堂記

天生蒸民其情莫不就福而避禍以福可樂禍可憂也心非狂惑孰肯就憂而避樂然世之僂僂焉日趨於憂而不悟者何哉私意蔽其中物欲誘其外也嘗念人生百歳雷電不足以喻其速所貴於生者樂爾而世之樂者或紆朱懐金高牙大纛而不思盡其職或拓田華第厚殖珍貨而不思取以義或任俠跌踼意氣自負而不能檢以法或狂誕遺世虛無高遠而不能揆以理不盡其職則責繼焉不取以義則怨萃焉豪而不制則敗放

而不反則亂曰責曰怨曰敗曰亂其為憂至矣聖人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顔子學聖人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道之在理之得也士之勵行者毫釐之惡不萌於心跬步之頃不離於正則吾一身豈不體安而氣平乎事親而能孝事長而能弟撫下而能慈則吾一家豈不上和而下睦乎其施於人也大而陶宇宙於泰和小而一郡邑舉受吾惠至於窮居不見講道讀書俯仰天地亦復終日欣欣盖所為皆善則無所往而不得其樂也東平王

蒼之言曰為善最樂此之謂也鹿崖邢公蚤著才諝歷臺閣出典大郡歸因世居撤獘搆新宏敞合度題以樂善徽文其中有壬佐吏部鹿崖為正郎能盡其職者也其得為善之樂者乎晚始得子風骨可愛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則又將及子孫而無窮為善之樂庸有既乎書以為後人勸

瞻緑亭記

蘄水東橋曰緑楊蘭溪掎之清泉迤之眉山長公游訪

地也山曰鳳棲久庵潘君隱焉居之隙悉樹以竹子西溪構亭其中扁以蔚翠西溪子仁彦實請于迂軒凉國公公大書瞻緑以易其舊於是持以來請曰仁得公翰墨為榮元老尊嚴不敢復有請顧剖其義有壬伏覩公之筆法道嚴而又窺其取義之遠也其有取義於衛風瞻彼淇澳緑竹猗猗之義乎竹之為植君子貴之所寓不同焉得其外者昧其內識其粗者遺其精一碧萬竿沐烟滌雨氷玉不足以喻其潔逃俗之士棲遲寄懐者

取焉不過為景物役爾昔之扁是也其體之不撓節之不渝善若至矣而大者未盡焉若夫觀感之頃資以進脩其詩人之旨乎昔衛人美武公之德見竹生美盛發而為詩不徒美而已也繼之之辭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三百篇一言以蔽者心法也六義多草木淇澳之竹獨以興為學者教法也猗猗而青青青青而如簀其進有漸而其成有至乎所以示學者入德進德明且要也子貢引之而見稱

大學申之而為傳其示人之旨益深切矣古之為學一日在世一日不已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以求戒訓其學者百世之師乎彦賓壯年進進方未已瞻其緑則思其興之託惕然自警景物滿前不能吾役也今以注書為風紀知薦調寶慶儒學正惟斆學半仕優則學予尚有望焉

南山亭記

貴溪夏君明進既葬其親南山之陽遣子元棣走京師

請曰南山去家財五里山形廻環風藏氣完良田下抱清泉流潤冬夏不竭左右瞭帶嘉禾脩竹竒峰怪石不可殫數作亭其側以為拜掃休息之地一言之則榮牽及地下矣余聞而復之曰而父卜宅兆而葬其親禮也予尚何言然予習於葬者也試為子言中原地厚而夷易措也大江而南山水居地七八瓯窶汙邪又居半故必慎擇其地一域之内僅一窆或二三爾否則必有水泉螻蟻之患歲時展省東西馳鶩甚有至他郡數百里

外者其亦不得已也哉昔朝議欲天下通行扶葬之制而區區抗論以為不可者其以是也孝子卜擇得佳地遠近不校也得佳地又近其居若明進可以為說矣若夫嘉木脩竹竒峰怪石亦有與於是乎人子有終身之喪四時變易隨地感觸況見荆榛蔓草酸風苦月有不為之心摧肝裂者乎木也竹也峯也石也亦有可說者乎昔人以思名亭㝡其孝而益其思得名之正者也南山之名因其地也親葬之地聞其名親斯在焉況即其

地乎即其地與親邇矣況登其亭乎況覩其扁而提撕之助益有所感乎則南山之名其有益於孝思者哉若是則木也石也竹也峯也不能撓吾之思矣不寧不能撓吾之思也將由南山之扁亦有以發吾之思矣顧孝子之心所存何如爾元棣歸以語而翁請以是記之如何元棣曰唯書以畀之

一中堂記

吳君之文佐郡有特操作邑有惠政任劇有剸劃之才

為兩淮轉運判官予實都轉運使俄入參議中書其自脩之功不知也予自政府得請南歸其子允拜予汝水之濆以昔尹文安去思碑拜而請曰翁歷履此其槩也維揚終更僦屋以居有堂題曰一中所以自脩而教不肖者不敢弛也徼教言歸獻翁必樂允庶幾養志萬一哉余善其請且知之文之自脩不侈於小成欲進乎道義之域為之說曰一也中也聖賢道統之所係也果有見於二語乎將有見於一之中乎抑用力而一於中乎

若夫有見於一之中則邵子所謂一中分造化者也一為主而中其內也用力而一於中則中為主而一其力也之文其用力而一於中者乎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乎內者得其正發之外者無不中矣存乎內則造次顛沛之際念兹在兹無少間斷是之謂一也發之外則飲食起居語默舉措無往而不合於中一其力以致乎中致乎中以驗其一希賢希聖事也況淑一家而效一官哉世之耄於鉛槧而汨於醉夢狃於薰習

而安於淺陋者未有問道於是途者也其有問道於是途不以其道之正告之而姑就其所能使之貿索背馳以終其身者則亦不仁之甚哉語不云乎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予於之文不失人矣

追遠堂記

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致仕盍公既葬之四年子承務郎襄陽等處營田副提舉可大即其居作祠堂顏曰追遠語不云乎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懿哉名也可大能

慎其終斯能追逺矣然逺非一義也况族大而逺者乎
盍氏自隋唐居上黨五季板蕩遷臨漳莫詳其世六世
祖浩至彰德公秩然有序而上黨馮村圻壠故在地為
磴級與山高下凡百餘畝老松五百餘株碑剥落不可
讀予孫尚四十家可大嘗往展省會其族而不能序其
次也臨漳田村之兆喬木古栁鬱乎蒼蒼浩生璥璥生
鉉鉉生圭仕至彰德總管府經歴葬安陽司空原六子
第三曰居仁生渙彰德公也守磁州有惠政盍氏之先

居上黨不知幾世而遷于臨漳自臨漳又至安陽兩塋之族不知其幾人又舉上黨之族而計之則不可勝計矣臨漳吾族也上黨亦吾族也舉不可勝計之族而泝之則其始一人之身一人之身而至於千萬人勢也推千萬人而至於一人則其為追遠至矣固不可以服盡親盡論也説者謂追遠者祭盡其誠此可大之能者又曰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此余所望於可

大者可大年富力強致力於是其志可見已故予不敢以常人望之而撫其家秉之要申以追遠之大者為之記以復其請焉後之追遠者將取法於可大矣

一真堂記

達為良相窮為良醫地不同活人一也非其良則殺人亦一也人病不同惟良醫為能知其宜故在膚而汗滿實而瀉虛者補之高者越之慓悍者為按摩滯痿者為導引寒奪者為炙焫攣痺者為鍼刺實結者為砭不仁

者為醪醴而血氣凝泣者又有熨藥焉盧扁既逝法多不傳行於世者獨藥與針爾又有趨其簡要獨事針刺者其言曰藥有真偽人有貧富地有城市田野之殊時有兵荒寧謐之異必藥療人是求三年之艾於一時為此言者明其術亦足療人視古醫道則未備也太師竇先生之未遇也懐其學無所施憫人札瘥針法極其妙施諸治療莫不即愈兵荒中活人不知其幾及見世皇陳三綱五常之道人道既立相安而並生其為活人又什

百千萬於針矣天下之言針者一以太師為宗而標榜求售者皆自稱門人焉因多病得請歸首以詢醫為事卜居上壽里有牓其門曰醫者方自喜搴俄白首儒服携酒來行里門之禮乃老醫博文張先生也博文之師教授鄭璵子玉者嘗館太師于家真得其傳而博文則親傳于子玉者源之正流之不沲故施於用其效可必也家人有病者博文診之曰此不必藥當自愈又曰吾藥攻病無病不可用也凡醫必出藥為撰糈計且曰無

病當備吾藥可預服也有當病而不藥又教以無病不藥者乎博文其賢矣人言博文喜用酷烈劑聞而質之乃曰遇其疾即用其劑遇其病而不用其劑則與無病而強之以藥者等矣予聞而益賢之有堂扁曰一真請為之說真之為義大矣哉針法得其真則治病不謬診病識其真則用針不忒製藥得其真則施用不悖無所往而不一於真而又始終濟之以一心之真則活人之功又豈下於相哉余待罪中書久盖深有愧於博文者

也書其實以為記且以識余愧云

筠齋記

泰定丁卯先公捐館京師先在江南者夸山水之勝勸扶匶南且賙以地京師者則曰西山有佳地子南北無恒產不幸羅荼毒於斯斯亦妥靈之地也亦有指以地者而鄉里士大夫則不然其尤有意者至忿然曰子欲子孫浮華則南欲因京師富貴則北我知者父母邦爾荒迷中神魂無主三議鬪胷中太夫人泣而言曰我平

生作夢無一不在鄉里兒其決哉議遂決既幕殯走湯陰拜先塋不獨苦澇而亦狹不容窀矣從教授緱君允中改卜焉安陽城西山水靡不履歷始得武官原洹水之陽令阡而定畫還措皆允中為之允中學儒者也盡去俗師荒唐禍福之説壬申太夫人歸葬得其人益詳蓋外方内恭安命之士也戊寅予得請歸請記其齋曰筠者余知其安於所遇而驗其才可施用束於冷局也扁筠之義其有不可自揜者乎古今人例喜言竹居必

種植詩必記與其性若節言之備矣以言其用則簡牘箭笴箎簫笙簧筐篚箋席纜維縢絡之屬皆事也而其用之尤切者筠焉記言竹箭之有筠筠竹膚之堅者也竹寒暑一致守雖在節禦捍襲護使不能干其内則筠之功焉若箋席筐篚纜維縢絡獨析其膚爾肉則薪也而簡牘箭笴箎簫笙簧雖膚肉俱用膚或有損則為弃物矣人謂允中幽閒曠適託於竹而已不知允中可施於用若竹之有筠也余不能施允中於用念其有力於

先塋記其詳以志其交之始聲其才以待世之用者焉

皆山亭記

昔宋之不綱也權臣握國軸以軋善類鉗天下口盡斥異已者而人心天理詩書功力浹人肌骨有雷霆不能怖賁育不能奪者焉當時時文獘極世因一以為無用之學特庸人急祿者所為爾豪傑不屑也故有假對策以痛斥時政力詆權姦死生禍福有不恤者謂時文盡獘可乎廣信熊松能信甫咸淳辛未中省以策忤賈不

預廷試貫既敗以國子正字召辭至元後戊寅其曾孫光來京師始奉家乘求記其父皆山亭余因得其世焉信甫從湯文清公讀書交謝疊山以氣節相高既爲賁擴隱居石梁山下着書誨人學者尊之稱爲石梁先生先生生應制伯韶甫丁南北始一之會以琴書娛其親或勸之仕而屈以吏辭而歸石梁先生没作樓所居之東號曰對山盖石梁在其前對山如見其親也伯韶没子子良仲英甫作亭曰皆山亦以志其孝思而名之之

意則主于石梁焉龜山龍蟠在其東西山雙峯在其西欝乎在其左右前後也孝子之心身之所在親之所在也故于羮于墻皆見焉况親之所居名之所屬而日接于目者乎自石梁而為對山自對山而為皆山皆山之望對山對山之望石梁皆此意也而天下之山皆可感觸雖無山之地亦猶有山焉非與世之役景物而標牓自高者比也余聞石梁之高不過數十仞有泉出其麓流而為溪灌田為膏腴者五六十里其亦有所象乎初石

梁先生以正學勁氣不屈於世而能力詆元惡召為國子正字不就而流澤汪濊子孫蕃衍詩書世濟其猶石梁之出泉乎而當時諛者子孫盛衰吾雖不能悉究而亦可必其不熊氏若也熊氏自江陵遷洪曰宗尚志甫者政和中登第仕至中奉大夫樞密院檢討南渡後又自洪遷廣信甫其五世孫也居是者二百年至光則九世矣又能章父之孝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則熊氏世有之矣

至正集卷三十九

至正集卷四十

元 許有壬 撰

記

五峯院記

襄垣東北六十里山曰五峯巖岫深窈環拱可畫天朝丙申歲僧道顏游歷憩此目擊清勝慨然屋之因山而名焉法喜嗣居席舊無廢至政昌者遂侈其院而有加

馬累背峙糧擨斡搆新殿寢渠渠采絢焜煌金像潔新從神有位翼異舍翬飛講筵靚深長廊結砌雨不泥屨齋廚廩庫百器皆備里社為之改觀因其邑人從余學者張碧來請記夫釋氏為宏潤勝大之言以誘勸愚俗者非一而其徒尤長於侈屋蓋其設心之専强厲堅忍死復有繼故其成也不例人之所難且車廬冶㮚韗雕陶范以辨民器工之事也畎畆樹藝磽腴雜殖以長地財農之職也廢舉懋遷通異待無以資人用商之為也是

三者莫不盡力殫苦以衣其寒以飯其飢至於五畝之宅一廛之居晝茅夕綯勤劬備至而後有以僅庇風雨其傭隸共藩而居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今夫深山大澤人迹迥絶之地或巉巖峭立或洲渚浮出緇衣一顧曽未歲月而巍巍千楹湧出於地豈所謂佛者果有以陰相之耶將倥侗顓蒙求欲如志而甘其誘耶抑設心之專有以成之耶佛之相吾不知以彼之求合吾之專屋不足侈矣吾聞世有偷容避役酗酒貪縱者雖棘生蓮

産溜漫佛面而蔑不加恤政昌渾然其質而能有為如此葢所謂設心之專而能成其事者也即其人書其實可無取乎曰政昇政昊皆其徒也文明者又政昌之嗣云

芸窗記

瀏陽山水深秀實最潭屬文風士氣又軋湘部齊民工巧亦他郡莫及余早獲友其傑詢凡游者遂習於聞卜君瑞卿世居七寶峰擅溪山之勝請記其室曰芸窗者

士藏脩一室已足固無事觀美也力苟可及清潔靚深非過也然一室帡幪不有開明晝且如夕窗有取焉故曰窗聰也於内見外之聰明也芸香草也何居乎其以香草之名其窗乎古人有圭竇甕牖束於貧也綾綺連錢訹於華也瑞卿華不至侈貧不至陋而託義又有比焉騷則留夷揭車申椒辟芷之屬昭其臭也芸兼用焉漢種蘭臺石室書府取其辟蠹也晉室乾八畦則獨取其臭爾瑞卿將取其臭乎抑取其用乎余因有以諗君

之學矣夫一室取明窗其地也一身取明心其窗焉衆緒紛紜而見於前萬事酬酢而出於中涵養不素則見有不蔽而出有不窒乎瑞卿觀乎窗必有以求諸心觀乎芸則不獨美其臭又將致辟蠹之用焉君之學於是周已雖然蠹書蠹之小者也聖人正學百家蠹之天民良知二氏蠹之生人膏血貪吏蠹之天下紀綱奸邪蠹之是皆芸窗讀書日所講求者也士一日出而用世亦思所以辟此乎瑞卿出五代司徒天倪後族至千餘家

世多顯人余不獲考其譜而知乃遠祖在孔門四科者其思學之又將八面其窗伺萬物之蠹而辟之焉語非其職以過高難行乎其悖哉為學者設也學舍是非學也尚勉之哉

竹軒記

士生世析圭儋爵獲據厥緼至於晚節進退所以收幼壯之成功者尤不可不慎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蓋憫其勞久力憊不敢煩以政士難進易退義苟當去浩然

莫留各盡其道矣廉恥不張乃有膠滎而諱耄者其愈下者羅列選籍僥倖萬一於是有司逆計仕年大書其籍曰致仕至有廷辯謂筆吏考録之悞者風俗至是果孰使之然哉昔叨左司宰相稱吾鄉續公景明之賢擢禮部員外郎尋陞懷慶路總管至則值歳大饑勸分不足發公廩以賑國制粟弊無上文毫粒不出乃謂僚佐之尼者曰吾任收寄俟得請皆餓莩矣有責願獨坐又止其租稅報下皆允天歴初郡直兵衝飛輓萬計軍興

不乏西兵入境官吏星奔獨守境土遏流竄兵罷吏民既安堵即投紱歸而身未衰年未及也至順壬申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闢齋所居植竹數本扁曰竹軒竹之為植冰霜凌虐而色不改凡卉彫盡而守益堅有節若是故君子貴之人平居氣溢志驕纔少摧抑隕穫殆盡遇變而不失其守者鮮矣尚書掾左曹已有聲若司程綺源覆實儀曹之劇繁知陵州之善政人能道之若夫遇變而不失其守時可安享而勇棄之則進退之

際明矣嗟夫富貴多憂之資也世途設險之穽也道義不明而能保始終無悔吝者幾希鐘鳴漏盡而不止行百里躓九十者接迹焉則身未衰年未及而退者不賢能之乎然世有以官為家退無所於歸者尚書退有歸守先壟課子書又天厚其生而成其志也竹之稱古今實繁獨以其節有類故樂記之以為魯多君子之徵焉

絅齋記

古人不作無益几杖有銘寓戒也况施於身者乎士名

而字後復益以號沿昔汎今汗漫一軌卒不能已取不悖理而已矣昔有名德俱盛門人後世名若慢之字若等之即其山川若名位而稱之已不自號而人號之也其取號者取諸山川指實也從而飾之務奇也說以自暴玩世也擇義可訓揭之室堂者自勗也號而擇義可訓以自勗者殆庶幾乎北庭納琳布哈登上弟倅潭之湘陰以字文燦乃扁所居曰絅齋雖不自號而人實號之矣於是請文以記君質美而濟以文年少而華以官

煃如其光赫如其聲吾懼其外而不知其內也觀其所澤喜為之說曰易稱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又曰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則是未始不欲著也子思中庸末章言無聲無臭之極功六引詩而首以衣錦尚絅繼以惡其文之著也發之豈故欲蔽其光輝而立為異說哉誠以學為已者力求諸心知不知在人人所不知而能鎮之人所共知而能晦之猶衣錦之美雖有蔽之而文采日章非故蔽其光輝也致力於內不暇於外

爾致飾於外而無以繼絺繢炫燿内實緼敝此君子小人之分内與外之間也吾聞君之為政也刋其華而力於實泯其迹而慎於行法公乎心惠及乎人上官不知不恤也其有得於絅之義乎彼中貪而外庶行悍而示慈釣聲名汲汲若不及究其實葢漠如也夫珠在淵而川媚玉在石而山輝吾又懼君之實不能掩闇乎時而暴於天下將不滯於一州矣雖然此特末也君以經學起家絅之大者當自知之吾不敢贅言

雲莊記

至治辛酉有壬佐天官幕交一時達官竊置淑慝胸中當横流奔衝瀾倒風靡而工部尚書約公正德人獨以不倚稱之俄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有壬同時為南臺監察御史由是契濶至順壬申有壬有事先塋正德由河南省參知政事改西臺侍御史以昔嘗貳守吾郡因僦居焉駉請再三竟以疾辭居相去十里許過輙窮日不相舍於是知昔之所知才十之一二爾所居圖

書不去手讀二氏書而擷其要援筆戲作山水畫圖遂臻其妙人終身功力旬月盡之嘗謂余曰斯土吾雖樂而無由為經久計房山金奉先縣山川明秀明昌間為清暑地北瞰居庸嶄絶雄偉西則太行如畫中多古刹琳宇在畿甸之内而窈然霄壤之異也邑南二里清泉縈抱林木菓蔬土沃景勝予結廬其間有田有圃時時出游歸馬上望吾廬杳靄隱見在白雲中千態萬狀不可形喻而予心若有所得因名曰雲莊將為菟裘也子

其記之予復之曰雲之説有二悠悠太空自捲自舒邈乎無心者浮雲也視富貴不義者取焉起膚寸而雨天下回生意於枯槁者雲之用也不知正德視富貴如浮雲乎抑將自膚寸而雨天下乎正德世出貴胄鄂摩氏歷三臺御史十七轉為今官年方强仕雖恬淡樂閒而世方急賢如渴望油然而作者不得辭也他日斂功而歸撫蒼松臨清流乗白雲而倘徘乎山林房山之英必不敢言欺我雲壑正德曰余所以取名於雲者為山中

之景物爾二説余皆不知也予曰知不知在公姑記其槩俟他日驗之

存心齋記

士為學一於己人不與焉至於處不順之際則學力淺深從可見矣夫不順之來其處之也有漠如浮雲倏如飄風泯然若不見而不聞者或實怠鈌亦罔自反委物我混是非流而為荒唐寂滅之學為己者固如是乎復有致力容忍如飢禁食如砭受楚堅制不動而悻悻者

故在又若懲忿而實非也欲去二弊莫若師孟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愛敬此施效騐彼著横逆之至自反再三内省不疚在人者吾何與焉尚論古之犯而不校者顔子其成德乎若婁師德之唾面不拭不幾於矯乎呂蒙正不問毀者姓名以為一知則終身不能忘是不能消融以理畏避有閒寧不知之為愈也或一知之胸中之芥蔕將不復可釋矣不知孟子處之有至善之道焉

廬陵王務先君子人也他郡知其賢以禮邀致館而師

之先廬在鄉里為里豪所呑歸則舉室皇皇别購隙地
盡瘁經葺始有以庇風雨即東室為游息所摭孟子處
横逆之㫖揭以存心俾余發其概竊惟士為學觀孟子
反覆之精密一有不盡謂吾仁吾禮若是足矣則横逆
為患非不幸也宜也則是舉妄人而施諸身也務先之
自反審矣尚慮其悻悻者在未能涣然而釋也務先曰
余每懷舊物不能不為之痛心欝悒固若悻悻者在循
名惟義所以自釋也又恐用力者有不至旦夕顧瞻而

致察焉又所以自勉也予曰不能不欝悒者人之情也顧瞻而致察焉自反再三之謂也務先其善學孟子者乎彼蒙於忿慾者闇之獨無開明之時乎則其悔悟而反壁也有日矣務先則劉凝之乎為沈麟士乎予又以是驗務先之學力焉

記畫

長安劉子允蓄古畫一軸女冠有彖頤而行者持便面者簪者褰者手見者袖者而六人之冠三有冐焉道士

肅迎者二人筐篚盤盂盃壺炷銚之屬錯列俎上下俎端據質而切者一人傍有㚇顔不去袒割而迴視者一人扶而挹者二人黄袍若王者持杯中坐一道士捋鬚坐王之左脱冠以簪搔者一人裸撫掌者一人坦腹而笛者一人捽僧耳飲之者二人杖而立者一人跣而舞者一人手籠餅來者一人一人蹲而杓飲於前一人袒跼促索其後一人袒跣而掩鼻比一僧嚙杯而舞坐王右者一僧羯鼓一僧執拍道士掖琴俯坐者一人左杯

右筋者一人露頂右袒跏趺而飲者一人加以冠且擁使引滿者一人坐而攫其肘者一人袒而阮者一人了而據地假寐者一人卧而曳之使起者二人醉乘騾足加其鬣者一人騾嗅糞不前持鞭而聳者一人乘牛者一人徒而扶者各一人執鞭而欲爭者一人聳騾而止其爭者一人女子垂髻攝衣奮欲鬬執鞭者一人女冠引其臂止之者一人立觀者一人負醉女携墮履後捧其足者又三人為人五十王居其一僧四女人十二餘

皆世所謂道士惟杖立者少異焉地無宮室臺榭茵半
虎豹飲食之具六十有七與夫一木一石皆盡其妙余
見而訝之知其為良工筆而不知其為何人持以叩人
亦莫有能名者昔荒煬與僧尼道士女冠連席酣宴靡
所不至煬不足譏也此何王也異端之徒滿前極諸醜
褻威儀之喪乃至於是視含坐號吸惜惜怭怭者又什
百千萬矣古豈真有是耶抑畫師善戲而為之耶余病
不博覽無從考識因思京師舊俗鬻扇畫事率隱僻相

勝有十識其八者得一扇予時少年意謂但不屑往爾往當日有得也由今觀之幸昔不往往未必有得也畫歸之劉記其槪以俟博識者問焉

德齋記

吾鄉老成云逝繩武有待投紱歸思見其人而多病却埽交接未洽其居密邇而隱居教授者得陸君仲容焉仲容為人静而專授徒廿年不改業名齋以德請記於予余固嘉其静專及見其扁又知其為為已者也乃語

之曰儒先訓德有二其曰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者言德之本然也其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脩為以復其德者也德之本然唯聖人為能脩為以復則學者事也之名也其有取脩為以復者乎吾為子究言之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蓋五典天之所叙雖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然非其智無以知此也非仁無以體此也非勇無以强此也知而能體體而能强則五典之道各得其理矣是理也天之所以與

我我所以為德者故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且得者失之反也得於心而不失乃為真得日一至月一至造其域而不能久謂之有得可乎雖然又不可躐等求也而有序焉學弗能力弗篤而弗措也此之謂進德一簣之覆以階九仞此之謂積德充實光輝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此之謂成德德之時用大矣哉仲容進而積積而至於成成而見於用而後為無負於名齋之意仲容勉乎哉

至正集卷四十

至正集卷四十一

元　許有壬　撰

記

記遊

宋柳仲塗居蕩陰聞桂林僧惟深言林慮天平山泉石過衡岳遠甚及同游始信不妄余幼讀書江南既服役狂走中外雖兩歸鄉里而憂患荒迷世故縈繞望西山

如天上不得至也至元四年戊寅歳得請歸九月三日甲子暨監郡西域蔔公和叔始為林慮之行午出西水門過孫平邵村芋區蔬畦星布彌望柿林如江南橘黄時逺近蔽虧歷流寺固縣俄水冶士大夫廵徼監當官孝親寺僧皆來迓晚宿寺沙門西溪年八十八尚能款客明日拜魏國忠獻韓公父諫議公墳讀富鄭公撰神道碑銘碑亭皆完石極大而美隂有樹形若水墨畫大塚皆甓甃兵荒中僧紀奮身捍蔽卒頼其力宅兆形勢

風水家圖為式憑高周覽高下隱顯與圖不異也顧豐安魏公兆域寺燬於兵僧徒解散豪右伐木野人盜甓殘毀幾盡則紀之功可念也昔魏公以大功德為宋社稷臣兩兆寺皆勅額以之主視而一得一否亦人力之所不能及者乎小酌遂行林州知州李祐之延率其屬迓止州萬安寺又明日謁廟學游黃華山和叔祭其故人不能從别駕梁思誠仲信諸生李冕約約輩陪行十餘里至其麓皆小石槲橵是日大霜水皆氷人謂高寒較

他地早一月槲葉青紅可愛路漸高聞水聲灌叢亂石中既深入山益高壁益峭路益險水聲益大峰回路轉掩抱重疊使人應接不暇澗皆磐石高下為級泉流其上懸而為練激而為湍飛花旋碧喧豗飄灑其瀦而為泓者清澈如空纖介可見又十里抵慈明院山僧三四輩問以古皆不知石柱刻張商英詩言高歡清暑事葢清暑殿基在院西北插天峯下而亦不能必其是否也他柱刻多漫滅不可盡讀大率多崇觀間人院之南仙

人王津母墓若祠在焉少憩遂入山觀水簾一僧前導山民十餘持斧鍤剪榴翳掇碎石僅可投足馬不負人且不能登陟憊極又騎不幾步又下若是者逾三里許遂不可騎矣始見懸瀑如練於半天騎留林石間相率牽攀而登焉樛木蒙密亂石犖确峻坂微徑如梯而無級頼健卒絙練於前挽之而進因憶東漢封禪記語蓋近似焉數問僧以僧言遠近為喜畏又三里許逾公主闕始至加遠蓋不能進矣石屏突出四無所屬其高入

雲曰浮圖峰金王子端詩所謂掛鏡臺者也臺前有盤石疲甚坐其上仲信年六十懼不任登陟留之院俄亦幐屩掖雨卒至又迷路枉里許石上望瀑北僅如匹練濺崖飛白始濶西崖垂白亦不過丈許意昔人傳誇過實俄從卒持氷柱長五尺許云得之瀑下盛言其偉始欲即之發火煮酒引滿遍飲從者乃緣南崖微逕迤邐而西坡極峻草石皆氷跬步惴惴至西崖下仰之目力為極始見崖瀑飛灑散布疎密匀整下至澗長不知幾

百丈濶蓋百餘尺光明透澈去人尚五丈許昔人號迸珠簾不能盡其奇也負崖坐石仲信又跼蹐以酒至力稍尠拳援而北仲信不能從也獨遣其卒挈酒脯以從北有巖容數十人瀑長過西而東又濃厚時如團雪投墜連屬不斷加以動搖如玉龍飛舞他與西同兩簾皆清寒襲人時時飛灑如細雪著人面下沾細草皆為清氷日夕凝積或聳直如玉笋或扶踈如珊瑚蔽崖彌澗奇形異狀不可殫紀瓊田瑤草殆謂此焉信天下之奇

觀也西崖望掛鏡臺則培塿矣兹山竒峰重疊如展畫屏不知髙掛鏡臺又幾百尺周圍環抱而開豁其東臺如門屏而位置偏南臺上石墜者皆方平為水波狀臺前之山一遮一掩又不知其幾百重也始坐磐石疑瀑之小蓋遼遠空濶掩映巖石淡然如無加以老目茫茫故也歸途趨下差覺易僧醉喜甚捧氷如珊瑚者前行騶卒皆折紅樹負之而趨至繫馬所且乗且步俄至院坐山門前大磐石取山果如丹砂者與僧持氷若紅樹

羅列於前清泉泠泠過壺觴間且漱且盥且觴且詠非廹於暮不忍歸也和叔率州官載酒迓出水簾泉瀹茗飲之又明日偕和叔之延判官張士謙子敬游壘竈山寺殿東椒壁有梅軒佚老貞元癸酉歲題字文皆奇惜殘缺過半石柱皆宋人題名緣石磴登方丈鳴箏小酌從者得雉為炙以侑觴題詩東壁出遂至谼峪山寶嚴寺寺東二里支提龕琢石崖為之開元十九年蔡景撰碑劖刻甚精寺前泉石不減黃華山門有白松皮葉皆

異巨槐廕地數畝聖燈寺在西北絕頂望之隱隱見其殿宇僧云蓋四十里之遥舊傳聖燈誠禱則見張商英有說後見者多自矜和叔云某官大缺人望禱亦見余不禱也歷石磴登方丈望五松亭方丈西古松下坐磐石得山尤佳竒峰疊嶂競秀環峙上摩穹蒼錯以紅樹巖畫所不及午和叔治具張樂夜分始休泉溅溅循殿階流夢回清響滿耳可以消酒戊辰刻名後殿石柱夜和叔入浴余獨乘月登陟坐盤石僧普静精饌簞終日

獻藝至是挈其徒按羯鼓笙笛鏗鍧震蕩交奏迭作月
明松影中清風颭然山鳴谷應不知此身之在人世也
長老勝祥又進數尊而歸寢視歐謝遊嵩山見汪僧雖
靜躁不同而所遇皆可樂也山之秀拔在黃華右若夫
水簾奇偉遮掩環抱重疊深遠則不及焉二山之泉皆
去山數里洑入地中已已將遊棲霞和叔謂無大奇遂
東回過諸翟翟曲宿下洹九日登鳳寧山山在洹水陰
峭拔如鳳聳石為兩翼各有亭山巔又為亭亭上又架

屋兩重金泰和間作祠三神女山多古栢路尤峻坐其巔俯瞰二亭若井底風急不可久過南齋觀丈八石佛有紹聖間刻石度槎牙嶺不可騎和叔徒步憊甚間關至善應宿儲祥宫明日登西樓和元裕之詩得鯉鮒活躍几席前泛舟觀泉泉皆洹之洑至是突出有若歷下趵流而清澈過之登龍祠祠下泉出尤怒飲舟中道士又携酒俟水濵遂至醉又明日道人方繫雲璈侑觴盤桓殿廡二人報大尹杜公弘道輦迓已二日不得已遂

歸往返九日游歷四百里清賞之餘則有從者弦歌焉上疲憊則聽和叔劇談可以遣睡餘力所及得詩凡二十八首姑録之以志歲月昔仲塗述遊有記魏公有跋而魏公凡三守相竟不克往予竊自幸多矣所不足者和叔謂天平險甚且經大雨不可行栖霞又尼於猶豫而玉泉澤陽諸山皆西山之勝未愜窮歷張本於是尚有待於他日焉

漢陽府學新築宫牆記

治之要在學學之要在人師儒也風紀也我元建學徧天下師儒教之風紀勵之大而成俗出才細而繕葺悉任焉茍非其人細亦不舉大復奚望士為學有地地之治不見人之謹惰漢陽學垣昔皆土築霖潦歲圮至元辛卯知府戎益教授劉必大易以板屋木久又腐雞犬不禁天歷已巳夏僉憲楊焕謁廟嗟訝力欲繕完商工計材費等粮作乃議甓址而瓦覆之費雖加倍校以歲修吏因為弊省反倍百時學廩告竭命判官夏文炳倡

率其屬教授劉㻋適至協志經營凡五閱月百堵俱興學南地隘神人一門出入瀆甚作學門於東牆西地偃瀦瀐入泮池甃石為防池浚而廣北泄以溝牆之費悉資他助門池則半出學廪廟有嚴而學始完矣今夫齊民之家必閉垣扃鐍以為防也聖人南面而頹垣敗壁豈稱王居既廪祭養慢藏其可斯役蓋不容已也況土而木木而甓歷數政而後討論始盡遇其人而後有成天下之事可易言哉士子謂紀今範後子宜有辭有壬

於是因有以告吾士焉記以牆作請以牆喻子貢稱夫子之牆數仞言夫子之道也學者必求其門入而有見則其為學也至矣不得其門未有所見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若夫糞土不可杇者聖人之誅至矣吾士其念之哉牆縱五十丈横半之楮幣為緡四千五十瓦二萬八千九百甓四萬二千塹二萬二千四百百堊䑋棖桷瓦礫之屬稱是木工六十六坊之工三百一十築掾之工五百六縣尹程杰實相斯役云

禜門記

至元後戊寅夏杜侯來守彰德方旱禱而雨槁苗用蘇秋大雨乃不止田將沒洹之漲且及城八月四日侯禜於城東門雨俄息翼日遂霽按祭法雩禜祭水旱也歷代典制州郡縣苦雨各禜其城門雨而禜門古禮也長人者以禮為政則觀感而化者深矣世之為郡邑者遇水旱未嘗無禱而事不師古俚俗是徇以禮為政非學於古訓者不能也侯學儒者也歷階通貴出守一郡禱

之不淫一事爾而有見其為政之大節焉士民合辭請曰侯之雨公記之五龍廟今茲淫而止猶昔之旱而雨也旱而雨有記淫而止無記其何以彰侯之休侯聞而辭曰禱雨我也禱晴又我也我不職名沴而屑屑瀆夫造物者尚敢夸哉余曰昔旱而雨天也今淫而止亦天也惟其有侯之禱則有旱而雨淫而止之天也微侯之禱寧知不旱而旱雨而雨乎茍無此理則周制不著於春官歷代不見之典制矣侯為今守惟古是師使跳巫

舞覡之風不見於吾鄉挈民視聽舉納於正以其平昔之所存施於一念之所用而又合乎典禮之正天道不遠矣郡之人不能忘侯而予不能拒鄉人之請書以勗後來者

疇齋記

益陽袁君名其齋曰疇來徵余言余按字書疇本作𠷎耕治之田也象並畔之形引而伸之則為疇類之疇洪範九疇是也又為誰何之義疇咨若余采是也玆齋之

顔也其耕治之義乎士之為學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猶農之治田用天因地昬於作勞則樹藝可施焉仁義禮智根於心養於未發之先察於已發之後除惡務本揠苗必戒苗而秀秀而實矣傳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人事不齊非疇之罪也人一已百愚明柔強況膏腴沃壤濟以勤力乎其崇如墉葢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余尚有望於君焉

萬國良九思齋記

君子有九思思者為學之要所以審其知而肇其行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聖人從容中道固不待思賢以下臨事必思使各當理當視也思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當聽也思不以一毫私意自窒正顔色則思温動容貌則思恭出辭氣則思忠至於執事思敬有疑思問臨忿思難見得思義皆詳慮審處以求真是之歸焉然思之目亦非止於九而已也天下之事萬變不同此心之微衆

理所具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曰睿睿作聖思乎思乎其聖學之要知行之樞機乎雖然九思之目昉於夫子一時之論而實原於洪範之五事也五事之思偏言則一事專言則貫四者夫子因貌言視聽而推廣之且揭思之一字以為致力之地其示人之意深矣有志於希聖者奚可外思以為學哉萬君國良以九思名齋蓋嘗致力於思者請言於余余嘉其筮仕簿領發無不當其有得於此者乎序其槩以

勉其進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親而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脩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没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悦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令有不舉者況咸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

先生而謀賔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没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見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為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穢不治令總管仇侯理㮣舉墜勸農敦學嵗復告豐治捷桴鼔顧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僚屬而復為堂焉經始

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絶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吉然而有公於天下者有專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

道被天下也專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中人之所感視衆人為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况為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隋文中子若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勲德為何如他如裴弘中趙元鎮之相業陽元宗司空表聖之節

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為晉人沒為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薰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杜畿為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衮下而

未聞有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奇材德之生葢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絶廓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祀而秩之者已侯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字善甫則郡人也

至正集卷四十一